

周末的午后，我正坐在阳台前看书，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响。这声响不是一声两声，而是一片，气息绵长，好似专业的歌唱家在互相较量着专业技能。

初时只是间歇的、幽微的，后来就变得密集起来。它们从空气中跑来，从记忆中跑来，最终汇聚到现实世界里，好像一场排演了很久的大戏正式开始上演。

这是蝉鸣，也有人叫它“知了声”。

每年夏天，出梅入伏是一个必然会经历的过程。大约梅雨季与三伏天举行交接仪式的前后，声声蝉鸣就会不期而至。当它响起时，地面并无震动，耳朵里却已跑过千军万马。

于是，慵懒的耳朵忽然苏醒了过来，连同这个季节也跟着一起醒了。你都不用感受室内的温度，便知道“炎热”二字已经漂浮在空气里了。

空气既已炎热，消夏便成了一件难熬的事情。夏日里最不缺的便是蝉声，就算你刻意躲避，也避不开那此起彼伏、无处不在的蝉鸣。困意袭来时，本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午觉，结果“知炸”“知炸”的声音吵得人难以入眠，更不要说进入梦乡了。

蝉之为物，就像是一个参禅的修者。它并不刻意制造偶遇的场景，却始终存在于你的周遭。蝉身瘦小，栖在树上时，容易被树皮的颜色所掩盖，被斑驳的树影所遮挡，即使站在树下的人也未必能准确地说出它的位置、找到它的踪迹，但它的声音宛如一支穿林箭，从柳树、樟树、梧桐树的缝隙里穿过，从道路两边的门店和小区的岗亭间穿过，跑入千家万户，清清楚楚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。知了，知了，每一声鸣叫

都好像是在应答。只是不知道它们是在聆听长者的教诲，又或者是在回应小伙伴的呼唤？难不成是去年困扰了它们很久的某道题目今年忽然找到了答案？也许都是，也许都不是。

记得刘禹锡写有《酬令狐相公新蝉见寄》一诗，诗云：“相去三千里，闻蝉同此时。清吟晓露叶，愁噪夕阳枝。忽尔弦断绝，俄闻管参差。洛桥碧云晚，西望佳人期。”其诗可谓言简意赅，虽只寥寥数语，却道出了我的心中所想。

三千里很远，远到纵然是“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”的宝马良驹不停不歇，也得跑上将近两日两夜，可是于蝉声而言，这点距离又似乎不算什么。你在这边可以听到蝉声，在三千里外同样能够听到蝉声，而且彼此的声音十分相似，相似到像是由同一只蝉所发出。恍惚间，让人有这样一种错觉：你在赶来此地的时候，蝉把熟悉的故乡的声音也带到了这里。

蝉声所及之处，在城市，在农村，在故乡，也在异乡。它甚至可以跨越时间的障碍，从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一路绵延至今。

古人闻蝉多有所作，且诗歌往往就以蝉声入耳的过程为题，譬如唐人来鹤、杜牧、吴融等写有《闻蝉》诗，宋人李纲、陆游、

游九言等也写有《闻蝉》诗，及至明、清、民国诸代，杨基、高拱等多人亦著有同题诗。这些诗作虽然取的都是同一个题目，不过，不同的人听到蝉声时，心里的感受想来并不相同，是以诗人们在诗句里抒发的情感也是千差万别。

有人闻之生惆怅，有人闻之心悲切，有人闻之思故乡，有人闻之但觉两耳聒噪，恨不能躲入密室里去。其实，蝉还是那只蝉，蝉声还是那缕蝉声，只是因为听的人不同了，听的时间也不一样，心中萌生的情绪也就有了变化。这便如同王国维所说：“蝉本无知，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，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。”

确实，静也好，闹也罢，蝉本无心，不过是写诗人心中有意罢了。就像有人闻蝉愈觉烦闷，有人则有“一声清溽暑，几处促流身”的感慨。潘玉毅



光阴辗转，回眸处已是半夏时分！此时，蝉儿委婉地唱着情歌，一排排树木像被绿漆涂过一样，绿汁欲滴，花儿尽情绽放，时空里弥漫着阵阵花香。缱绻在半夏温柔的时光里，恍惚间被袅袅荷香吻醒，我突然想起，属于夏日最美的荷绽放了。

于是我婉约着对荷的眷恋与痴缠，踏进了千亩荷塘，站在荷田的中间，被荷田的广袤与辽阔以及一望无际荷叶田田所震撼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是对此最好的诠释。荷叶错落有致，层叠起伏，碧绿青翠，宛若玉女们舞开的一把把绿伞，在柔风里微笑点头。而那朵朵荷花，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。有的微笑嫣然，有的含羞遮面，有的妩媚可人，有的怒放芬芳。片片荷叶，碧如翡翠；朵朵荷花，白如瑞雪，冰清高雅，粉的似霞，娇柔迷人，在碧绿荷

叶映衬下，亮了眼醉了眸……

看那个刚裂开的像是被柔风吻开似的，娇羞得只露出一点点小嘴，像个羞涩的少女，柔情似水，粉嫩的脸庞正在向我微笑，我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想去抚摸一下，伸到半空的手停住了。周敦颐说，只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赏，也是一种温柔！此时脑海忽然飘过一句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，是的，就是这种美丽吧，柔嫩的娇羞让人心生爱怜而不忍触碰！

一阵微风吹来，那一池荷花宛若芊芊少女亦如瑶池仙子，翩翩起舞，娉婷袅娜，更多了一些妖娆，几多风情；而那一池荷叶绿波碧浪，手挽着手并着肩，像是恋人的窃窃私语，清幽缠绵。蜻蜓轻盈地掠过水面，悠悠地盘旋，继而趁趋似地露出可爱大眼睛，静静地站立在荷的尖端，这该就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画面吧！这时只见几只青蛙偷偷地跳出水面，溅起朵朵浪花落到荷叶上，顿时荷叶上如珍珠般洒落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熠熠生

辉，金光闪闪，晶莹剔透，这或许就是白居易的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景致吧！

最让人迷醉的应该是这沁人的荷香了，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”香远益清，是的，那一缕荷香袅袅娜娜，轻轻柔柔，若有若无，似隐似现。虽然淡淡，虽是缥缈，但却入骨入髓。静静的在那任由她飘过你的脑海，飘过你的唇齿，飘过你的胸怀，直至沁入心脾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便陶醉在荷香的世界里了。

真想剪一段这样静美的时光藏于心底，真想留住这些美丽，并让美丽永恒，可指缝太宽，时间太细。愿我们握住的不仅这一池荷的清欢与幽香，还有荷一般高洁素雅的品质。

陈常青

半夏荷韵



庭院有一口缸，平素一直闲置，用作水缸，嫌小；用作盆景，太深；用来养金鱼，偏大；用来贮粮食，略浅；不得已弃之一角，交付风雨，空对星月。

何妨养一缸荷？

初春，母亲灵光乍现，发现此物养荷花再好不过，大小适中，深浅合宜，于是叫上我购回了藕种。归来，将缸擦拭一新，倾入一尺清水，又从附近池塘挖来淤泥，倾入，植入藕种，俄顷，水如墨染，不久淤泥沉淀，水复变清，如栖了一团乌云。

仅几日，小荷尖尖，探出水面，柔柔的、嫩嫩的、怯怯的，淡青中带一点鹅黄，一副刚刚苏醒的模样，悄悄将这个世界打量；不久，荷儿舒展开来，铺在水面，如漂了一层蛋清，惹人爱怜。

下过几场雨，再瞧此缸，只见纤纤荷梗，中通外直，枝枝朝天竖起，撑着一把把绿伞，亭亭玉立，风致楚楚，清香淡淡，温婉可人。奇怪的是，从泥中竟长出了水蓼菖蒲，摇曳生姿，野趣横生。

为使一缸荷更添韵致，饶有情趣，母亲放入了几尾橙红色的小金鱼，俏丽而活泼的它们，“哧溜”一摆尾，就游入荷叶投下的暗影里，不

一缸荷花满庭香

时吐出一串串细小透明的小泡泡，红艳艳的霓裳，在水里若隐若现，宛如洒了几朵朝霞。

一日清晨，推开窗户，只觉一缕清香，扑面而来，鲜润而馥郁，低头而望，只见一丛碧绿的荷叶里，挑出一枝粉红的荷花，一瓣瓣花萼，白里透红，犹若美人的脸；一根根花蕊，色泽金黄，宛如美丽的流苏，竟捧起了一个黄里透青的娇嫩的小莲蓬。再细瞧之下，竟发现荷丛藏着好几个花苞，青中透红，拳头大小，一副羞涩无比的样子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炎炎夏日，姗姗而来！

这一缸荷，已呈竞相绽放之势，每日达十几朵之多，朵朵鲜妍，稚绿娇红，香盈庭院，沁人心脾，予人清凉。宋代文学家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云：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我思忖，他写的是水中的莲花，因距离原因，只能远远观赏，但是这一缸荷花，就在庭院，近在眼前，触手可及，可随时亲昵，真是幸福至极！

《浮生六记》云：“夏月，荷花初开时，晚含而晚放。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，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。”我也学着芸娘的做法，取一撮茶叶，用纱囊包裹，于黄昏置于初绽的花蕊间，

翌日拂晓取出，用之沏茶，啜一小口，只感觉一缕茶香含着荷花的清芬，袭在舌尖，润在咽喉，令人颊齿生香，去浊脱俗，飘飘欲仙。

最喜雨夜。一个人坐在窗下，天地茫茫，唯剩雨声，那淅淅沥沥的雨打在荷叶上，飞珠溅玉，沙沙有声，如古筝在拨，似琴弦在弹，若幽泉在鸣，灌入耳廓，酥酥麻麻，清清凉凉；当风拂来，聚满雨珠的荷叶，斜向一边，玉露泼出，哗然作响，有一种“却是池荷跳雨，散了真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，泻清波”的意蕴。

当骤雨初歇，碧空如洗，一团皎月横空，星星乍现，于墙角传来唧唧虫鸣，清越悦耳；再看这一缸荷花，叶上玉珠滚滚，花间清露泠泠，那月色泻在花叶间，泛着清光，闪着幽芒，愈加楚楚动人，别有风致，清香透彻，令人留连，赏之不够，嗅之不尽。

天晴了，日头出来，依旧燠热。但因这一缸荷花相伴，清涼徐徐相送，溽热减了不少。特别是正午，一巷蝉鸣，满街无烟，人在睡梦里，犹可听见荷下鱼儿的泼喇，不觉想起汉乐府《江南》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

更兼，有蜻蜓飞来，于花叶间，时飞时憩，忽上忽下，曼妙起舞，翅膀摩擦空气的声音，让人心生美好，凉意满满…… 刘峰